



諦觀全集自序

演培

我於幼年出家時，沒受過正式教育，只在私塾讀了幾年書。到受具後出外參學時，初在寧波觀宗寺弘法研究社學習天台教理，次在廈門南普陀閩南佛學院修學一般佛法，後在重慶縉雲山漢藏教理院得聞性空唯識。先後雖在各佛學院受學，但因未得思想體系的訓練，亦未受到有系統的完整教育，更未在文字方面下過一番工夫，是以，不特對佛法的認識，未能深入其中的堂奧，即對文字的學習，亦未奠下深厚的基礎，不能不說是我修學因緣的不足，亦是自己沒有刻苦自勵的致力於學的結果！

到了二十五歲，奉太虛大師命，去合江法王寺，創辦法王學院，感於自己了解佛法的不多，不想耽誤來學的學子，特回漢藏教理院，恭請印公老人担任學院最高導師，指導學院一切事宜。教學之餘，復聽導師為我們教職員數人講中觀論頌等，並將導師所講的記錄成書。但到這時為止，始終未曾寫文，論說自己所了解的佛法，原因就是覺得自己什麼都不行，特別是在導師的領導下，感到導師的佛學，是那樣的淵深廣博，條理分明，而在佛法教理思想上，又是那樣的發前人所未發，自己連法海的一滴都未沾到，怎敢隨便的亂學塗鴉！

在這期間雖曾學習寫些佛學短文，終因感於不怎麼成熟，從來沒有想到將之發表，到了抗戰勝利，由川回到上海，復奉虛大師命，主持杭州武林佛學院教務，始於課餘之暇，寫些佛學論文，發表於海潮音及其他佛教雜誌。後來違難香江，仍在導師座下

學習佛法，並常寫文發表於大醒上人主編之海潮音，同時將在滬為上海佛學院諸生所講所寫尚未完成的異部宗輪論語體釋，為之續成，並在香港印行，是為我出版佛教論書註釋的第一次嘗試，不用說，這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亦不值有識學者的一閱，只可說以供初機的參攷而已。

自從學習寫文，迄今三十餘年，或發表於各佛教刊物，或已印單行本以流通，計計字數，雖說已七百餘萬言，但坦白說一句，所寫各種文字，不論經論的註釋，不論一般的論說，既說不上有什麼獨特思想，更說不上有什麼特殊所見，只是老實的就所知寫出，以求人們能看得懂就是。所以嚴格說來，實沒有再為編成全集的必要，但為適應一般初發心者，使能藉此入於佛法，從而如實修學佛法，也就自忘自己譎陋，將歷年已出版或未出版的編集起來，題為「諦觀全集」，設法在台出版，以期在生命歷程中，留下自己一點心影！

世間不論什麼，以佛法說，都是因緣，全集的出版，自亦有其最極殊勝的因緣，那就是去年（民國六十五年）春，我印公親教上人來星小住，老人看我埋頭在整理成唯識論講記，於閒談中，問我寫了多少有關佛法的文字，進而並慈悲的開示說：「可將所寫的經論註釋等，搜集起來將之出版，免得以後麻煩別人，現在自己做得到的，還是由自己來做好。」由於老人這一提示，乃將已未出版甚至還在寫作中的，稍為加以計算一下，不意竟達七

百餘萬言，以類相從，分爲經釋、律釋、論釋、譯述、雜說五大類，共分爲二十八冊。印書因緣，如是如是。

經釋一，包含十善業道經講記、八大人覺經講記、妙慧童女經講記；經釋二，含有金剛般若經講記、般若心經講記、金光明經空品講記；經釋三，是解深密經語體釋；經釋四及五，是維摩詰經講記；經釋六，計有普賢行願品講記、觀音普門品講記。總合經釋，約一百四十餘萬言。除解深密經語體釋，是自己親筆寫的，其他都是在港、越、星、馬各地弘法說法時，由諸聞法弟子之所記錄的。雖說亦會經過自己畧爲整理，但文字必然是不一律的，詳畧自亦是不一致的。而且爲使聞法大眾皆能有所了解，所以講時不得不講得特別通俗。

律釋只有一冊，就是梵網經講記，最初印爲上下兩冊，現在將之合爲一本。這是應星洲菩提蘭若慧圓師之請，在該蘭若每週共修會上講的。由於時間的相當充裕，整理記錄時也就較爲詳盡。雖在南洋佛教發表，但十重戒還未刊完，就應聽衆的請求，印成單行本流通。全文計約三十五萬言。關於戒的方面，理應多寫一點，因爲在外弘法，講戒是有很多不方便的，甚至有人聽到說戒反而不敢來聽，所以像止惡的律儀戒，只能在講七衆所通行的三聚淨戒時畧爲提到，不能特別的多爲說明。五乘之基的戒學，未能多爲論說，原因就在於此。

論釋一至論釋三，是俱舍論頌講記；論釋四，含有異部宗輪論語體釋、勸發菩提心文講記；論釋五，內有唯識二十頌講記、八識規矩頌講記；論釋六，是入中論頌講記；論釋七至論釋十一共五冊，是成唯識論講記。此中所有論釋，除宗輪論語體釋，是親自所寫，其他亦由僧俗弟子之所記錄。不過特別要說明的，就是這些論典，有在佛學院爲學生講的，有在外弘化爲大眾講的，更有爲少數人講的，其淺深當然亦不一致，但大體上還是有其貫性。總合各個論釋，共二百七十餘萬言。其中成唯識論講記，是最近三年講說記錄而成，僅在菩提樹發表了極少部份。

譯述一，是大乘佛教思想論；譯述二，是小乘佛教思想論；譯述三，包含心經十二講、天台性具思想論、瑜伽師地論解題、

攝大乘論解題、阿利安文化與佛教成立。總計約八十餘萬言。這是我初到台灣時，主持台灣佛教講習會教務之餘，學習日文所試譯的，錯誤當然在所不免。我譯大小乘思想論的動機，是因當時感於中國佛學者，對印度佛教思想的演進不大重視，所以特地譯出貢獻給我國佛法者。至於天台性具思想論的翻譯，因我最初學法時，就是學的天台，雖說後來沒有在這方面深入，但爲表示我對天台學的尊重，所以特別譯出此性具思想論。

雜說一，包含佛教的緣起觀、法相唯識及其思想演變；雜說二，計有金剛經概要、八關齋戒十講、印度部派佛教思想觀、人間佛陀；雜說三，內有南天遊化、談談泰越佛教及弘化經過、泰國佛教的巡禮、泰國佛教的簡史、泰國佛教的實況。雜說三中所有的文字，是我第一次出國弘化的一些報導，對泰國佛教特別多所介紹，因據一般說來，南方國家佛教，雖說皆是奉行小乘，但以泰國佛教爲最純，所以特想借重他國佛教的發展，看看自己國內的佛教，有些什麼應興應革的，以期國內佛教亦能日益開展起來，如泰國佛教那樣的純潔！

雜說四，是法雨徧施集，顯示此中所收的文字，是在星、馬、越、非以及美國各地所有的講稿，不是限定在某一地講的；雜說五，是獅城演說集，那是專收在新加坡各佛教道場的講稿，其中最多的，當然是在般若講堂每個夏曆月之初一金剛法會，爲衆所有的開示。關於這一部份，曾以般若講堂開示錄的名稱出過單行本。雜說六，是慶悼雜說集，顯示此中所收的文字，有慶祝佛誕日，有慶祝佛學院畢業的，有慶祝學校週年紀念的，有慶祝道場落成的，有悼念已故大師及諸師友的，有一般性的論文等。因字數太多，分爲上下冊。總計雜說類，約一百四十餘萬言。

如上所舉，雖說都是有關佛法的，但因我的佛法認識極淺，加上沒有文學的修養，復又沒有寫作的技巧，自認是不怎麼理想的，在有高度思想和有優美文字的學者看來，必然不會有所滿意，甚至認爲是多餘的，白白浪費大好時光，根本沒有出版價值。我自己所以認爲不理想，因集中所有的思想理論，都不是從自己心靈中流露出來的，只不過對佛所說經典及大小乘賢聖所造論典

，加以語體化而已。話雖這麼說，但畢竟花費了一點時間和攪了一點腦汁，因而也就不自量力的獻醜於我佛教界，尚請諸方大德，不吝惠予指正，我當誠懇接受！

說實在的，像我印順導師那樣對全體佛法有獨特思想和認識的，不說在同一時代中難以多所發現，就是在長時期中亦不多見的，因為他老是個學驗豐富，史學修養，皆臻上乘的大善知識，所以見解卓越，智慧超人，不是一般常人所及的！誰不願有像印順導師那樣的獨特思想，清新風格，文筆簡潔，說理細膩，結構嚴密，體系完整，甚至具有新的境界的作品？但因自己的智力不夠，那亦是無可如何的。我深知自己的智力太差，學力有限，當然不能寫出有思想有理論有體系的論書，只好就自己能力所能做到的，寫些通俗的經論註釋，以方便接引初心學佛者。

同時我得說明的，就是我所講記的各個經論，雖說亦有依於古德註疏，但大多數還是依於太虛大師及印順導師這條思想路線的。二位大師所走的佛法路線是很寬廣的，我沿着這條思想路線走時，雖說非常的小心謹慎，但走歪曲了或所不免，是以如有說得違背這條思想路線，自然要我自己負責，不能說二大師的思想就是這樣。二大師的思想無所不包，不是我這淺智者所能測其萬一，是以不說自己沒有獨特的思想，就是弘揚二大師的廣博思想，亦不是我的智力所能做到的。二大師的佛法思想非常寬容，只要是不違正法的，就是敵體相反的思想亦不予以排斥！

當我整理了全集以後，導師老人及本道、優曇二長老並超塵，隆根二法師，很慈悲的立刻發起倡議出版諦觀全集，且公推導師老人撰述緣起，發表於菩提樹及南洋佛教。這種愛護的慈悲心，使我深受感動以外，唯有多作佛化事業，以報答導師及諸長老、法師，其他我還能說什麼？自緣起發表後，海內外都有反應，而且相當的熱烈，不能不使我深深的感到意外。由此亦可明白的看出，一個人真誠為法，時間不是白費的，腦汁不是白絞的，精神不是白花的，因而更增加我為法為人的勇氣，唯有如此，才能報答三寶及師友的恩德！

出版這樣一部大書，印費固然是一大問題，校對更加是一大大

問題，亦即人才比錢財還要來得困難。當時導師老人在星，曾經特別談到這點。老人對我慈悲，真是恩深似海，立即慈悲的說：「關於校對方面人選，在此不能為你決定，回台代為徵求過去校對妙雲集的四人，看看她們能否發心，再作最後決定，如果她們發心，食住在我靜室，自是不成問題」。老人回寶島後，很快傳來佳音，說已徵得四人同意，願發心為全集負責校對，你可將部份的稿件設法寄來。老人這種慈悲真實的精神，怎不使我感動得流下歡喜之淚！

得到這個令人興奮的消息，立將部份稿件寄台。全集文字，多數在各佛刊發表過的，亦有以專書而印行的，現為統一起見，一切從頭排印。這是全集出版最大最勝的因緣，如不是導師老人的慈悲，怎會有這全集的問世？是我在這裏，首向慈悲導師，從心靈的深處，致最萬二分的誠摯謝意！因老人不特為全集徵求到校對者發心，而且成就校對者的食住，甚至還為全集設計，從旁指導校對事宜，或有疑問及不明白處，亦隨時請示導師解決。所謂師恩難報，真是一點不錯！因而我想在我這一生中，能得這樣一位慈悲師長，亦可說是大幸而不空過此生！

優曇、本道二老，超塵、隆根二師，對此全集，不特發心發起，而且多所助力，真是功德難思，自亦是我所當熱切感謝的！寬嚴仁者對此集的出版，亦可說是盡了她的最大努力，從多方面協助此一大業的推行，甚至特地飛去台灣，處理所需要處理的事宜，可以想見她是怎樣的熱心，同時不能不說是極為難得的，相信她的福慧會因此而增長的。還有朱斐居士代為接洽印刷廠及助購印書紙，並諸位台、星、港、菲僧俗大德，全力推動全集的出版，特別是像慧中、賜曲居士等，都是我當在此一併致謝的！假使沒有這麼多的有力助緣，全集出版必然會成為問題的。

最後復承導師老人慈悲賜序，張齡、鄭壽彭二居士亦惠嘉序，使全集增色不少，當然亦是我所要感謝的！不過二居士在序文中，對本人的過譽，實在愧不敢當！末了，我要致以誠摯謝意的，自是性澁、心如、慧潤、依道四師的發心校對。校對一事，看來是很簡單，做來實在不易，過去我和續明法師（下轉第22頁）

安逸，自我感。②物我合一是大我的階段。此我的存在和宇宙萬物的存在合而為一，不管上帝在我心裏或我在上帝裏面，都是我的觀念。③物我雙亡是無我的階段。既無小我，也無大我，祇是清楚地、自然地、活潑地、無礙地存在。

諸位不要以為修禪定必須要坐在那裏的。修禪定有許多方法，靜坐只是一種基本方法而已，禪的開悟，並非祇靠靜坐，祇是開始時，須要靜坐的基本訓練。實際上念佛、誦經、懺悔、禮拜、祈禱，無非是要使心力集中，而禪的初步工夫，便是如何訓練你的心力集中。所謂「誠之所至，金石為開」，「誠」，便是心力集中。心無旁騖，祇有一個念頭。集中在一個念頭，這就是禪定的初步工夫。所以諸位不可把禪定的範圍看得太狹小，禪定是包括一切修行方法在內的，禪是通於大小三乘及顯密二教的。

P·智慧

第六「智慧」，智慧包括有三個項目：聞慧、思慧及修慧。聞慧是經由眼耳所見聞的一切修行方法而得到的啓悟。思慧是看到、聽到、或學到東西以後，加以慎思明辨的工夫。修慧是從修行前面所說的布施、持戒、忍辱、精進及禪定的五種方法中所得的悟境。

以上六種修行方法，是一體的，其重心則在智慧上。不過，想要得到真正的智慧，則必須兼修其他的五種方法。如果撇開其他五種，僅修其中一種，譬如說老是打坐的話，縱能開悟，悟境也不會深的。

在此，我要告訴諸位，為什麼六度把智慧放在最後，因為佛教的一切修行方法，無非希望修行者的最終目標是智慧，得到了智慧，即是開了悟，開悟可使人們擺脫煩惱。如果想得到智慧，一定要解除自己的煩惱，煩惱解除了，智慧自然出現，智慧出現了，煩惱便解除，這是循環而互為因果的，所以修行越深悟境越高，智慧越深煩惱越薄。

最後為諸位祝願，身心愉快，法喜充滿。

（上接第5頁 無情生）

科學越進步，發現越多，越會見證佛教道理之先知與淵博，如果有人不同意，不妨多看些科學新知，再平心靜氣想一想，不要被落伍的化學物理與膚淺的唯物見解所障礙了我們的智慧，也別被表面的「燒香拜神」所欺騙，認為都是迷信，燒香拜神，原非佛教本意，而拜神拜佛者，亦並非拜那塑像，而係崇拜塑像象徵的神佛，這都是題外的話了。

我是個研究比較宗教學的學生，我發現佛教的許多講法是接近科學的，各種宗教各有其特點與缺點，佛教亦不例外。我認為佛教經典裏面，確有很多值得追尋研究的學問，只可惜用字太深奧，是為其優點，亦為其缺點，假如有人發心，將經典一一翻譯成白話文，對於佛教發展，必有很大幫助。

西方宗教席捲全世界，其原因之一就是文字顯淺，人人可懂，音樂美妙感人，這是其優點，亦正是佛教的缺點。

就譬如並不算很深奧的「無情生」三個字，我竟要看盡羣書，才領悟出它的意義來，固然亦覺得它定名之妙，但是，是不是很容易叫一般人接受了解呢？此不過一個淺顯小例，其他更深奧者就不可勝數了。

卍

卍

卍

（上接第17頁 諦觀全集自序）

在港校對太虛大師全書，深知個中滋味，如沒有相當的耐心毅力，不能負起這樣艱巨的任務。四師對於校對，盡心盡力而為，可謂克盡厥職，實屬極為難得，是我對四師應該給予高度的讚美，讚美她們認真不苟的精神，讚美她們不怕工作的單調！

佛在經中一再告訴我們：諸法皆是象緣成的，本於這一不變原理，全集出版自不例外，如果說有什麼不同，不過是主要條件與次要條件而已。所以對於如上大德致深謝意外，對諸出大心力財力而且願作無相財施力施的，同樣致以深切謝意，並祝諸位深入法海福慧增長！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歲次丁巳夏曆六月十八日敬序於新加坡
佛曆二五二一年

靈峯般若講堂二樓善住室